

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历史研究(1922—2022)*

谢 欢

摘 要 江苏是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教育的发源地之一。1922年国立东南大学、金陵大学相继在暑期学校开设图书馆学课程,由此拉开了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的序幕。从1922到2022年,江苏图书馆学教育整整走过了一百年。梳理发展轨迹,可分为六个阶段。①萌芽期(1922—1926年):主要以短期培训为主,培训内容多为图书馆工作实践。②成长期(1927—1949年):专业教育与培训教育共同发展,专业教育主要由金陵大学和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完成,专业化、中国化程度以及图书馆学教育地位显著提升,中外图书馆学教育交流更加紧密。③转型期(1950—1965年):高等教育开始转型,函授教育以及政府机构主导、大型图书馆牵头或参与的短期培训教育逐渐成为主要形式,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图书馆学教育的首要内容。④停滞期(1966—1971年):因历史原因,这一时期江苏图书馆学教育全面停滞。⑤恢复发展期(1972—1993年):1972年江苏图书馆学教育开始复苏,多层次的高等教育体系逐渐形成,中等教育、函授教育蓬勃发展,专业组织开设的各类培训班成为图书馆学在职教育的主要形式;图书馆学教育开始解放思想,情报学教育逐渐从图书馆学教育中萌芽并发展壮大,中西学术交流得以恢复并进一步发展。⑥变革期(1994年至今):高等教育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本科教育日趋式微,研究生教育不断发展,行业协会及各类图书馆主导的图书馆学在职培训依旧繁荣,图书馆学教育对于图书馆实践的关注越来越少,“去图书馆化”“泛信息化”倾向愈发明显,国际交流愈发紧密。参考文献33。

关键词 图书馆学教育 图书馆学教育史 图书馆学史 江苏 中国

分类号 G250.9

Th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Jiangsu of China (1922–2022)

XIE Huan

ABSTRACT

Jiangsu is one of the birthplaces of modern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In 1922, National Southeast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Nanking set up courses on library science in their summer schools. From 1922 to 2022,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Jiangsu has gone through 100 years.

This one hundred-year journey can be divided into six stages. 1) Initiation period (1922–1926). In this period, the education form was short-term training, which focused on the practical work in the library. 2) Growth period (1927–1949). During this period, th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was jointly held by colleges (mainly by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and National Social Education College) and libraries. Its scale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史及其文化影响研究”(编号:17ZDA295)的研究成果之一。(This article is an outcome of the major project “A Study of China’s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History and Its Cultural Influence”(No. 17ZDA295)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通信作者:谢欢,Email:xiehuan@nju.edu.cn,ORCID:0000-0003-3883-2382(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XIE Huan,Email:xiehuan@nju.edu.cn,ORCID:0000-0003-3883-2382)

was small and it still concentrated on the practical work in the library. However,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siniciz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Jiangsu in this period were developed. Meanwhile, the status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was also improved and there was more communication between Jiangsu and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field of librarianship. 3) Transformation period (1950–1965). Since 1950, th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Jiangsu began to transform.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orrespondence education hold by universities and the short-term training held by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became the main forms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Jiangsu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ecame the primary content. 4) Stagnation period (1966–1971). Due to historical reasons, th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from 1966 to 1971 was stopped. 5) Recovery period (1972–1993). In 1972, th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Jiangsu started to recover. A multi-level library scienc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gradually was formed. Secondary education, correspondence education and the training organized by library associations were flourishing.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sprang from the library science. An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Jiangsu and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field of librarianship restarted. 6) Reform period (1994–). Since 1994, the higher educ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form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However, while th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has been in decline, the graduate education has been developing. During this period, the different kinds of trainings organized by the library associations are still prosperous. The gap between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and library practice has been broadened and as more and more educators put their focus on the “information”, the “blind spot effect”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has been intensified.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Jiangsu and foreign library schools has been more frequent and in-depth.

Finally,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s and the problems of Jiangsu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the past century,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in response to those problems. 33 refs.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Library science history. Jiangsu. China.

0 引言

江苏是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教育的发源地之一,如果以1922年国立东南大学图书馆学暑期班以及金陵大学暑期班相关课程的开设为标志,江苏图书馆学教育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回顾历史,江苏图书馆学教育有过辉煌、有过落寞,有过骄人的成就,也留下许多问题与教训。对于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历史的回顾与总结,不仅有利于厘清江苏图书馆学教育发展脉络,总结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经验教训,而且还有利于增强对图书馆学教育的文化自信,开启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第二个百年征程,并为中国

其他区域图书馆学教育发展提供借鉴。

本文涉及的主要概念有“江苏”“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学教育”,本文对于这三个概念界定如下。①江苏。本文所涉及的“江苏”,是以当前江苏行政区划为范围,暂不涉及民国时期曾经隶属于江苏的上海地区。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原本属于江苏但在抗战时期被迫迁移的教育机构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如原在南京的金陵大学等机构西迁,离开江苏。②图书馆学。对“图书馆学”的理解有两种,一种是包含目录学、情报学在内的相对广义的图书馆学,这一点在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早期尤为明显。另一种是相对狭义的图书馆学,是指学科细分后,与情报学、档案学等并列的图书馆学。本研究中的“图

书馆学”主要采用的是狭义的学科概念。但是在中国情报学教育早期,其内容有时和图书馆学教育很难剥离,对于这类情况,本文也将情报学教育纳入研究范畴之内。随着情报学的发展,情报学与图书馆学界线越来越明确,对于此后的情报学教育,本文不再涉及。③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学教育”一词的内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图书馆学教育”是指面向图书馆职业的专业教育,既包括各类学校开设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也包括各种类型的图书馆学培训;广义的“图书馆学教育”除了面向图书馆职业之外,还包括面向民众的使用图书馆的教育等^[1]。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论“图书馆学教育”采用狭义层面的内涵。

1 研究综述

目前学界对于江苏图书馆学教育史的研究基本是以个案考察为主。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曾依托有关史料,以教育性质为纲,对江苏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发展沿革进行简要梳理^[2],但仅限于史实描述,缺少具体分析。关于江苏图书馆学教育史的个案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1) 江苏图书馆学人教育思想研究

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江苏图书馆学人的努力。这些先贤或在高校专门从事图书馆学教育职业,或在图书馆实践领域兼事图书馆学教育,不管是哪一类,他们都为江苏图书馆学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教育思想也是江苏图书馆学教育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所谓的江苏图书馆学人包含两种类型,一是江苏籍且长时间在江苏从事图书馆学教育的学人,如李小缘、钱亚新、张厚生等;二是非出生在江苏,但在江苏从事过相当长时间图书馆学教育事业的学人(包括部分外籍人士),如洪有丰、汪长炳、倪波等,对于后一种类型,本研究重点探讨他们在江苏时期的教育活动。目前,对于江苏图书馆学人教育思想

的研究,重心是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的研究。

(2) 江苏图书馆学教育机构研究

目前学界对于江苏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历史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对民国时期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馆学专修科)、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的考察,包括对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产生背景、教育概况、特色及启示等进行考察和阐释^[3]³⁶;对于“金陵大学在1913年开设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学课程”这一说法予以考辨^[4];对于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创办历程及其主要成绩进行考察^[5,6]。

除了金陵大学之外,苏州国立社教学院图博系是民国后期江苏图书馆学教育重镇,但遗憾的是,对于中国当时唯一一家拥有完整的图书馆学本科培养体系的国立高等教育机构,学界的研究却是严重缺位的,目前只有彭飞^[7]、任家乐^[3]⁸²⁻¹⁰⁶等人的少数成果,主要是对国立社教学院图博系简史的研究。此部分是江苏乃至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研究上的一个空白。

总体而言,目前相关研究还是以个案研究为主,缺乏将江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此外,就研究所涉及的时间来看,目前研究大多聚焦于民国时期,对于1949年以后的历史关注不够。

2 江苏图书馆学教育发展历程

考察江苏图书馆学教育史,第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就是江苏图书馆学教育肇始于何时?对于这一问题,不少教材或专著,如吴慰慈主编的《图书馆学基础》^[8]、谭祥金编著的《文献信息学导论》^[9]、郑章飞主编的《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概论》^[10]、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11]、中国图书馆学会主编的《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12]等都论及美国人克乃文于1913年在金陵大学开设图书馆学课程,这一事件不仅被认作是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的源头,更被认定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滥觞。

通过研究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所藏金陵大学相关档案可以发现,克乃文于1913年受聘来华担任金陵大学英文教师(另一主要任务是传教),1914年9月,克乃文正式接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13],从时间上看,就存在问题。克乃文担任馆长后,虽然对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工作的中国职员(包括半工半读的学生)有过一些培训^[14],但培训的具体时间、培训方式(是否以课程的形式)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顾焯青、郑锦怀曾撰文对克乃文1913年开课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并通过历史梳理,发现该说法的源头来自对蒋复璁《珍帚集》一书中相关内容的误读,因而不能成为定论^[4]。顾文考证颇为翔实,对于推翻克乃文1913年在金陵大学首开图书馆学课程一说提供了证据。

除了顾焯青等的考证之外,笔者曾查阅了1913年前后的《金陵大学公报》(*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Bulletin*),该公报为英文版,1910年出版第一期,内容主要是关于金陵大学人事、组织、规章制度、学校概况等的介绍。此外,为了配合招生宣传,《金陵大学公报》中还有详细的课程名称及课程内容介绍,笔者没有在1913年前后出版的《金陵大学公报》上发现任何与图书馆学相关的课程信息。当然,这只是一则证据,历史研究“说有易、说无难”,由于目前还无法研读金陵大学早期的全部档案,因此无法完全断定1913年前后克乃文是否在金陵大学开设过图书馆学课程。就目前所见,笔者暂不认可1913年克乃文在金陵大学首开图书馆学课程的说法,还是将1922年作为江苏图书馆学教育元年。从1922年至今,江苏图书馆学教育发展历经了如下六个阶段。

2.1 萌芽期(1922—1926年)

根据目前的明确记载,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的源头应该追溯至1922年。1922年7月10日,国立东南大学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合作举办的暑期学校(summer school)在南京开班,其中设“图书馆管理法组”,该组开设“儿童图书馆”

(children's library)课程,32人选修了课程,授课总时长4周^[15]。同时,位于南京的另一所高校——金陵大学也举办了暑期学校,时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刘国钧在暑期学校开设“儿童图书馆”课程,该课程旨在向参加暑期学校的学员介绍儿童图书馆的价值及管理方法,采用课堂讲授、讨论及实践相结合的授课方式,时间为1922年7月10日至8月18日的每周二、周四早上7—8点^[16]。

从1923到1926年,江苏南京、苏州等地都举办了短期的图书馆学培训班,尤其是国立东南大学从1922年至1926年连续举办的图书馆学暑期班,影响非常深远,该暑期班不少学员,如黄警顽、徐旭、顾天枢等后来都成为江苏及其他地区图书馆事业的重要领导者。

这一时期,除了短期的培训班之外,一些江苏学子也开始走出国门赴美学习现代图书馆学。在克乃文的推荐下,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三杰”洪有丰、李小缘、刘国钧先后赴美学习图书馆学(刘国钧赴美主修哲学,但也选修了图书馆学),学成之后又相继返回南京。作为中国当时少有的几位接受过现代图书馆学教育的学者,洪有丰、李小缘自回国后,积极参与国立东南大学、苏州华东基督教暑期大学图书馆科的培训实践。这些实践为李小缘在金陵大学开设图书馆学课程、创建图书馆学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6年9月,李小缘在金陵大学文理科开设图书馆学课程,该课程共计5学分,14人选修,另有3人旁听^[17]。

1922至1926年,江苏图书馆学教育主要以短期培训为主,这些由江苏高校主导的短期培训为后来在高校中设立图书馆学专业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在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初期,这类短期培训也为江苏乃至中国图书馆界输送了大量人才。这一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的目标就是为图书馆培训人员,课程围绕图书馆实务工作展开,其本质是一种面向职业的“培训教育”(training),内容相对简单,距离专业化的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尚有一段距离^[18]。

2.2 成长期(1927—1949年)

1927年,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成立,隶属于文理科,需要说明的是,图书馆学系为辅修(minor)系,不具备独立招生资格。即便如此,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成立在江苏乃至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开启了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的新篇章,标志着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由短期培训进入正规教育阶段。1929年金陵大学根据当时大学组织法中“每大学至少需要三学院”的规定,将文理科改组,分设文学院、理学院;1930年正式成立文学院,原文理科图书馆学系改为图书馆学组,并与教育学组、心理学组共同组建成教育学系。

1940年1月24日,金陵大学鉴于“图书馆学,关系社会教育甚巨,此项专门人才,极感缺乏”,正式向国民政府教育部递交了建立图书馆学专修科的呈文,拟招收“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毕业生,或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学之肄业生经入学考试及格者”^[19]。1940年3月11日,教育部正式下发部令准许金陵大学增设图书馆学专修科^[19]。图书馆学专修科刚设立时由刘国钧担任主管(兼职),后由曹祖彬负责。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的成立标志着图书馆学教育由辅修专业变为能够独立招生的主修专业(major),这不仅是金陵大学,更是江苏图书馆学教育专业化成长的标志。遗憾的是,1945年8月校方鉴于“文学院图书馆专修科成都区考生大都欠佳,能符录取标准者仅有一名。若为一生开班,在教学方面似不经济,故仍维持旧议,暂不收生,所余名额,俟以后该科招生时再行补定”^[20],停止了招生,此前招收的学生也于1946年毕业,金陵大学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1946年以后,金陵大学虽然仍开设一些图书馆学课程,其内容已变成教授金陵大学学生利用图书馆。但是金陵大学在江苏播下的图书馆学教育种子并未就此死去,1949年9月1日李小缘给正在美国进修的金陵大学图书馆

学专业毕业生胡绍声的信中谈到了胡绍声回金陵大学工作以后的规划,其中包括与胡绍声、陈长伟、蒋一前等重新建立独立的图书馆学系的想法^[21]。遗憾的是,胡绍声后来并未如约回到金陵大学,再加上时局等原因,李小缘的这一规划也未能实现。而继承金陵大学衣钵的南京大学,后来将图书馆学教育这颗种子培育成一棵参天大树。

1946年是江苏图书馆学教育史上一个重要年份,因抗战西迁的江苏高校相继返回江苏,国立社教学院图博系代金陵大学而起,成为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的新领军者。1941年8月,国立社教学院图博系成立并开始招生,图博系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标志着中国国立大学独立设置图书馆学系科之开始。社教学院图博系学制四年,毕业授学士学位,这是此前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以及武昌文华图专都不具备的。1945年5月,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迁至苏州,暂借拙政园为临时校址,并在南京栖霞山设新生部,继续办学,学院也更为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从1946到1949年,苏州国立社教学院图博系为江苏乃至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图书馆学人才,这些人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图书馆事业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一时期,除金陵大学外,江苏省立民众教育学院也开设了相应的图书馆学课程。1929年秋,位于无锡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及劳农学院鉴于“创办民众图书馆为实施民众教育的必要事业”,于秋季学期添设“民众图书馆学”课程(选修课,2学分)^[22]。据统计,当时民众教育学院4/5的学生(70余人)选修了该课程,而劳农学院选修“民众图书馆学”课程的人数也有40余人,同样占到了该院学生总数的4/5。“民众图书馆学”课程由时任该院图书馆主任兼图书科实习指导员徐旭讲授,使用徐旭自编讲义作为教材,课程特别注重讨论实际问题及专门工作^[23]。除江苏省立民众教育学院外,江苏其他一些地方、机构也零星地举办了一些短期培训

班,如1928年暑期在南京举办的中央大学区县督学教育委员会讲习会、1930年暑期苏州青年会举办的暑期学术演讲会、1931年在无锡举办的社教暑期讲习会等都设置了图书馆学相关课程。

1927到1949年,是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的成长期,这一时期江苏图书馆学教育逐步转向专业化,其中金陵大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早期的辅修专业到后来独立招生,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培养了钱存训、袁涌进、吴光清、卢震京等一大批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成长期的江苏图书馆学教育主要有如下三个特点。①专业教育与培训教育共同发展。专业教育前期由金陵大学完成,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成立之初仅为辅修专业,选修人数较少,图书馆学教育缺乏体系,直到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成立以及国立社教学院东迁以后,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②图书馆学教育专业化、中国化程度显著提升。相较于萌芽期,这一时期的江苏图书馆学教育越来越具备专业化的特征,课程体系愈发完备,教学内容除了图书馆学实践外,更注重图书馆学理论知识教育;除了图书馆学知识以外,还涉及其他学科知识。在专业化发展的同时,图书馆学教育中的中国化程度也得到了显著提升,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目录学、版本学、文献学、图书史等内容比重较以往有显著增加。③图书馆学教育地位提升,中外图书馆学教育交流更加紧密。江苏图书馆学教育通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学科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这一点从国立大学(主要是国立社教学院)设立独立的图书馆学系科、开展图书馆学本科教育上能有所反映。除了国内地位提升以外,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在国际图书馆学教育大家庭的地位也逐渐提升,与国外交流更加密切。1947年12月,美国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图书馆馆长沙本生(Charles Bunsen Shaw)考察国立社教学院图博系,并发表演讲;1948年1月美国图书馆协会远东委员会主席白朗(Charles H. Brown)及美国国会图书馆副馆长克莱普(Verner

W. Clapp)在南京中央图书馆、苏州社教学院等地考察,并表示会建议中美文教基金会拨款援助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派遣美国图书馆专家来华协助培训人才^[24]。在中外交流中,国立社教学院图博系做出了重要贡献,该校与美国图书馆协会、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美国国会图书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1948年,美国国务院决定从1949年开始在国立社教学院图博系设立图书馆人才训练中心^[25]。这些都反映了这一时期江苏乃至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所取得的成绩。

2.3 转型期(1950—1965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各行各业开始变革,但就江苏图书馆学教育而言,真正发生重大变革是从1950年开始的。1950年2月1日,苏南行政公署依据“一方面努力创造典型,一方面普遍要求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促进进步与团结”^[26]的方针以及“建设新教育,改造旧学校”^[27]的目的,正式批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与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合并改革办法,裁撤图博系,发展了三十年的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的特点可归纳为以下方面。

(1)图书馆学高等教育开始转型,函授教育成为图书馆学高等教育的主要形式。这一时期,除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两所高校外,全国其他高校陆续停止开展正规的图书馆学高等教育,江苏的图书馆学高等教育伴随着国立社教学院的解体也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相继在江苏开展函授教育,函授教育逐渐成为江苏图书馆学高等教育的主要形式。1956年6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在全国12个大中城市招收第一届图书馆学专业函授生118人,其中南京地区录取14人,教学计划根据本科三年制制定,同时结合函授教育的特点,将学制定为四年^[28];1960年3月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在南京招收函授学员,采取单位选送再经考试的录取方法,学制三年(武汉大学因师资不足,

特委托南京图书馆辅导部协助教学)。从1956年到1966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通过函授的方式,为江苏图书馆事业培养了一定数量的人才。除了函授教育之外,一些业余大学也零星开展了图书馆学教育,如1958年成立的南京地区业余大学设置图书馆学专业,学制两年,由南京图书馆负责教学,该校于1962年停办;1965年10月,南京鼓楼区干部业余大学第一届图书馆学专修科正式开学,该专业仅维持了一年,于1966年停办。

(2)政府机构主导,大型图书馆牵头或参与的短期培训教育逐渐成为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党和政府对于图书馆学教育的领导加强,政府机构主导,大型图书馆牵头或参与的短期培训教育逐渐成为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的又一主要形式。如1954年9月江苏省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举办为期近三个月的“图书馆干部及文化馆书报干部训练班”和“图书馆工作业务学习班”,1955年江苏省文化局组织一期以工矿图书室干部为主的训练班,1956年7月江苏省文化局委托南京图书馆和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南京师范学院等高校图书馆联合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图书馆馆员训练班,1957年7月江苏省高教局、江苏省文化局牵头主办江苏省学校图书馆工作人员训练班,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57年中央文化部、江苏省文化局等机构联合在南京图书馆举办的为期两个月的第一届“全国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这一届培训班不仅为江苏,更是为全国公共图书馆系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3)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图书馆学教育的首要内容。这一时期的江苏图书馆学教育,不管是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开展的函授教育,还是政府机构主导的短期培训教育,其首要教育内容是对于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原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等课程成为图书馆学教育的首要核心课程,这也是这一时期整个中国教育的共同特点。

2.4 停滞期(1966—1971年)

1966年5月起,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冲击,江苏图书馆学教育及图书馆事业也遭遇重创,不少图书馆界的专家学者受到了批判及冲击,江苏图书馆学陷入了全面停滞。

2.5 恢复发展期(1972—1993年)

1972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一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似乎都预示着中国社会即将迎来变化。就江苏图书馆学教育而言,1972年江苏省文化局委托南京图书馆举办了三期图书馆业务知识学习班,第一期学习时间半个月,第二、第三期学习期均为一个月,来自江苏全省67个市、县馆的85人参加了学习^[29]。1973年,南京图书馆又举办了市图书馆员学习班,来自全省11个市、1个县的54人参加了学习。课程学习结束后,学员还至苏州、徐州等地实地考察^[30]。这些活动预示着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的恢复。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国各行各业开始拨乱反正,重新走上正轨。1977年9月,教育部决定恢复高考,同年冬天数百万考生走进了高考考场。1978年9月,南京大学在时任图书馆领导华彬清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恢复了图书馆学专修科,首批学生通过高考于1978年年底入学。此外,南京大学图书馆还招收了首批目录学方向的研究生(卢贤中、顾志华),导师为南京大学图书馆的施廷镛和南京图书馆的钱亚新(由于南京大学图书馆不具备硕士学位授予权,最后卢贤中、顾志华由武汉大学授予学位)。在南京大学恢复图书馆学教育的同时,以南京图书馆为首的江苏大型图书馆或各地级市中心图书馆开始举办各类型培训班,以缓解因为历史原因而造成的人员短缺问题。如1979年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和南京中心图书馆委员会联合举办图书馆工作人员培训班,在此后几年中每年都定期举行,其他如江市/县图书馆员训练班、南京市基层工会图书馆员训练班等相继

开班,为图书馆培养专业人员。江苏图书馆学教育正式进入恢复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的特点如下。

(1)多层次的图书馆学高等教育体系逐渐形成。1978年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率先招生,并招收了目录学方向研究生;1985年,南京大学重建图书馆学系,并开始招收本科生;1986年,南京大学又获得了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除南京大学之外,南京师范学院夜大学图书馆学专科(1981年开始招生、1988年停招)、南京农业大学农业图书情报专业本科(1983年获批创建农业图书情报系,1986年获批设立农业图书情报专业本科)^[30]、南京工学院图书情报专业(1984年开始招收两年制专科,1986年改为三年制专科^[31],1992年升级为本科,并改名为经济信息管理专业)、河海大学图书情报专科(1987年招生,学制两年,1989年停招^[32])等也相继招生。与此同时,南京大学还于1985年开设双学位班,招收已获得理、工、农等专业学士学位的学员。可以说这一时期江苏图书馆学高等教育层次丰富、形式多样。

(2)中等教育、函授教育蓬勃发展。这一时期,除了高等教育之外,江苏图书馆学中等教育、函授教育也是蓬勃发展。在中等教育方面,1983年徐州市图书馆与徐州第八中学联合举办三年制图书管理职业高中班,1985年镇江市职业大学开设两年制图书情报学职业中专班,1985年南京教育学院开设三年制中学图书馆专业班等。在函授教育方面,1981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恢复在江苏函授教育,1984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也恢复在江苏地区函授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于1984年开始在江苏设立函授站并招收函授生,江苏本地的高校如金陵职业大学也于1980年开始招收三年制图书情报函授生(1985年停招)。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1985年,江苏开始举办电大图书馆学专业班,并在各地招收学员。

(3)专业组织开设的各类培训班成为图书馆学在职教育的主要形式。相较于转型期的图

书馆学在职教育主要由政府机构主导,这一时期主要由各类专业组织主导,如江苏图书馆学会、江苏高校图工委、南京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南京市中专技工学校图书馆协作委员会、南京市工会系统图书馆协会,以及苏州、扬州、镇江、常州、无锡等地的图书馆学会开设各类型图书馆学短期培训班,成为图书馆学在职教育的主要形式。

(4)图书馆学教育开始解放思想,情报学教育逐渐从图书馆学教育中萌芽并发展壮大。这一时期,图书馆学教育开始解放思想,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为适应社会信息化发展需求,情报学教育逐渐从图书馆学教育中萌芽,这从东南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设置的专业名称中也能看出,1988年9月13日,南京大学根据教学及科研发展需要,将图书馆学系更名为文献情报学系。

(5)中西学术交流恢复发展。这一时期,江苏图书馆学界恢复了与欧美、日本等国家的学术交流,不少江苏图书馆学学子再度赴欧美图书馆学院系留学,欧美的一些教材也由江苏学者引介至国内。

2.6 变革期(1994年至今)

1994年4月20日,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的龙头南京大学正式发文将文献情报学系改名为信息管理系。1995年,南京农业大学农业图书情报学系改名为信息管理系。系名中“图书”“文献”的脱离,也暗含着图书馆学教育中人文元素的逐渐弱化,江苏图书馆学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变革期。从1994年至今,江苏图书馆学教育呈现如下六个特点。①高等教育逐渐成为图书馆学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而此前蓬勃发展的图书馆学中等教育、函授教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②图书馆学本科教育日趋式微,研究生教育不断发展。南京大学是江苏图书馆学本科教育的柱石,2002年苏州大学新增了图书馆学本科专业并于同年招生。但是随着图书馆等用人单位要求提高,江苏图书馆学本科教育开始萎

缩:苏州大学在招收完 2015 级图书馆学本科生以后按下了暂停键,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本科生数量也常年保持在个位数,个别年份还出现了断招。与此同时,图书馆学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江苏大学等高校都先后取得了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南京大学在 2004 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图书馆学博士生。2010 年,南京大学、南京理工大学获得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并于 2011 年开始招生,此后江苏诸多高校如南京农业大学(2018)、河海大学(2018)、扬州大学(2018)、南京工业大学(2019)、苏州大学(2020)、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1)、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21)先后获得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并开始招生,专业硕士逐渐成为图书馆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主要形式。③行业协会及各类图书馆主导的图书馆学在职培训依旧繁荣。为了适应快速变革的社会、技术环境,江苏图书馆学会、江苏高校图工委、江苏各地方图书馆学会以及南京图书馆、苏州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等组织的在职培训依旧繁荣。但这一时期的在职培训,相较以往还是有所变化,如在培训时间上相较于过去的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变得更短,多是几天甚至一天时间,培训形式也多采用专题讲座的形式,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很多在职培训开始采用网络虚拟的方式进行。④图书馆学教育培养目标由图书馆职业向所谓的信息管理职业拓展,图书馆学教育逐渐为迎合学科评估、“双一流”学科建设需求而调整,对于图书馆实践的关注越来越少。⑤国际交流愈发紧密。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于 2011 年加入 iSchools 联盟,成为江苏第一家、中国第二家、亚太地区第三家加入 iSchools 联盟的院系。南京大学还与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牛津大学等建立联合实验室或签署联合培养学生的合作协议。⑥图书馆学教育“去图书馆化”“泛信息化”倾向愈发明显。图书馆学传统核心课程如文献资源建设、分类法与组织法、文献编目、参考咨询等纷纷改名为信息资源建设、信息组织、信息描述、

信息咨询,“信息”的引入确实扩大了图书馆学学科的外延,但是图书馆学的内涵建设与提升更是未来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

3 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的成就与问题

3.1 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的成就

通过上述对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历程的回顾,可以认为,江苏图书馆学教育取得了很大成就,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1) 学校教育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研究生教育逐渐成为学校教育体系的主体。学校教育是图书馆学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从金陵大学的辅修系、专修科,到国立社教学院的图书馆学本科,再到后来南京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校的硕士、博士教育,通过百年发展,江苏图书馆学学校教育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这主要反映在江苏图情院系的设置、教材建设、课程体系设置、专业教师队伍结构规模等方面。而就江苏图书馆学学校教育体系而言,研究生教育逐渐成为主体,这从上文江苏高校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点的设置上能得到反映,据悉目前仍有不少江苏高校在准备申请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点。

(2) 行业学协会或图书馆组织的短期培训教育始终是江苏图书馆学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江苏的图书馆学学校教育是在培训教育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以江苏图书馆学会、江苏高校图工委等行业学协会或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东南大学图书馆、苏州图书馆等各类中心图书馆组织的短期培训教育始终是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教育形式在促进图书馆员,尤其是非图书情报专业图书馆员知识素养、专业素养的养成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 造就了一批“知行合一”的图书馆学教育家。回顾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历史上的代表人物,从早期的李小缘、刘国钧、洪有丰,到汪长炳、钱亚新,再到后来的倪波、卢子博、吴观

国、张厚生以及当下的叶继元、郑建明等,这些不同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家都有着丰富的图书馆实践经历,他们了解图书馆事业、研究图书馆实际问题,同时把研究成果融入教育之中,培养了大量的图书馆专业人才,推动了江苏乃至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3.2 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的问题

在看到江苏百年图书馆学教育成绩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其存在的问题,具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区域发展不平衡。回顾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历程,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始终存在。从1922年江苏图书馆学教育开始到当下,南京始终是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的绝对中心,其他地区尤其是苏中、苏北地区,图书馆学学校教育基本处于空白,这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江苏图书馆学教育事业以及图书馆事业发展的。

(2) 本科教育不断萎缩。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的一个亮点就是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筹设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学位点,但与研究生教育繁荣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本科教育的萎缩。目前江苏还招收图书馆学本科的高校只剩下南京大学一所,而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本科学生数量常年保持在低位,个别年份甚至出现断招的现象,这在“以本为本”的中国高等教育环境中,是非常不利的信号,也是一个巨大的危机,如何应对这一危机,是摆在图书馆学教育者面前的重要问题。

(3) 图书馆学教育供需双方的鸿沟日趋变大。图书馆学教育的初心是为图书馆事业培养专业人才,虽然有一部分图书馆学专业学生不去图书馆就业,但各类图书馆仍然是图书馆学专业学生的主要去向。各图情院系是图书馆专业人才的供给方,各类图书馆是图书馆人才的需求方。但从笔者对江苏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馆长的访谈来看,目前供给、需求两方之间出现了一些问题。大部分图书馆是需要且欢迎

图书馆学专业学生的,但是目前图书馆不具备独立的人事权,这为各类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招聘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另一方面,现在图情院系过分泛信息化,导致课程体系中关于图书馆实际工作的内容偏少,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即使进到图书馆,大多也暂时无法胜任图书馆工作岗位,供给侧不能很好地针对需求方培养人才。例如,近年来江苏公共图书馆对于未成年人、少年儿童服务方面的专业人才需求很大,但是很少有开设这类课程的图情院系;又如现在不少信息组织课程,都缺少对于文献管理系统的实践教学,图书馆学专业学生进到图书馆也要与其他专业新人一起接受培训。

4 图书馆学教育发展展望

江苏图书馆学教育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全国图书馆学教育的状况和特点。面向第二个百年,全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如何守正创新?结合江苏目前的一些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1) 创新图书馆学教育本科培养模式,探索本硕连读培养机制。中国与西方不同,在中国高等教育环境下,本科教育是基础,缺少了本科教育的学科教育是不健全的。但是目前图书馆学本科教育却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图书馆学教育在第二个百年应该创新本科教育培养模式。南京大学目前正在探索打通本硕,开展图书馆学本硕连读培养模式,即在招生时就将图书馆学专业设置为本硕连读专业,学生进校后选择一个非图书馆学专业学习,到大四或者研一时再进入图书馆学专业学习,最后授予其他专业学士、图书馆学专业硕士两个学位。这一模式一方面能满足现在大部分图书馆,特别是高校图书馆需要硕士研究生学历、希望图书馆学专业学生有其他学科背景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能增加图书馆学专业对学生的吸引力。但是目前这一模式正在论证阶段,因为很多高校本科生

与研究生培养之间存在行政壁垒,如何打破这一壁垒,以及运行这一模式的具体细节,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与论证。这一方案如能实施,对于解决目前的图书馆学本科生生源危机,或许还是能有一定作用的。

(2) 优化图书馆学专业学校布局,鼓励中西部、东北等图书馆学教育发展不平衡地区的高校筹设图书馆学办学点。鉴于目前实际情况,可以由具备一定教学研究实力的高校图书馆牵头,从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学位点着手,开展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以满足全国不同地区图书馆学专业人才的需求,促进全国图书馆学教育和图书馆事业的均衡发展。

(3) 加强图书馆学人才供给与需求双方的沟通与协调,共同提升图书馆学地位。图书馆学是实践性非常强的一门学科,图书馆学界与业界要加强沟通与交流,学界要明确业界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培养,在课程中增加图书馆实务内容;图书馆业界也要多与院系沟通,及时向学界反映业界的最新动态与需求。近年来,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正在积极加强与业界的沟通,在课程中有针对性地增加图书馆实践内容(如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最新版本本科培养方案中增加了3学分的“图书馆工作实务”必修实践课,以增强本科生的实践能力),加强与业界的合作,“走出去”与“引进来”并举。所谓“走出去”就是一方面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在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扬州图书馆等机构设立实

践基地,另一方面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教师积极参与江苏图书馆界组织的短期培训班。所谓“引进来”就是把图书馆界人士请进来,如设立“馆长讲堂”,定期邀请各地区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的管理者走进南京大学图书馆学课堂,传递业界最新资讯,同时聘请图书馆馆长担任研究生兼职导师,与院系导师合作培养“知行合一”的图书馆学研究生。

(4) 抓住时代机遇,重塑图书馆学教育的人文与价值理性。从江苏图书馆学本科、研究生教育的目前情况来看,技术层面的教学内容越来越多,泛信息化对图书馆学教育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一状况在全国图书馆学教育中普遍存在。图书馆学是人文与技术并重的一门学科,离开了人文的图书馆学,图书馆学教育肯定不会长远。近年来,一系列国家层面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出台给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学教育创造了时代契机。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颁布,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颁布,2022年3月,“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等等,这些法律、政策的背后更多的是对图书馆学人文精神的需求。未来图书馆学教育应该抓住这些机遇,重塑图书馆学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33],做到人文与技术并重,更好地应对泛信息化带来的挑战。

参考文献

- [1] 谢欢.“图书馆教育”一词含义的历史演进——基于对各时期代表性图书馆学通论性著作的概念史考察[J]. 图书情报知识,2016(6):32-41. (XIE H.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phrase “library education”: based on the study of typical basic theoretical works of China's library science with the conceptual history method [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16(6):32-41.)
- [2]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图书馆专业教育[EB/OL]. [2021-05-03]. <http://jssdfz.jiangsu.gov.cn/szbook/slsz/whysz/D10/D6J.html>. (Office of Jiangsu Local Chronicles Compilation Committe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EB/OL]. [2021-05-03]. <http://jssdfz.jiangsu.gov.cn/szbook/slsz/whysz/D10/D6J.html>.)

- [3] 任家乐.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研究[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8. (REN J L. A study on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Republic of China[M].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8.)
- [4] 顾焯青, 郑锦怀. 金陵大学1913年开设图书馆学课程之疑[J].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8, 38(3): 50-52. (GU Y Q, ZHENG J H. Did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first open a library science course as early as in 1913? [J]. Journal of He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8, 38(3): 50-52.)
- [5] 郑锦怀, 顾焯青.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 创办历程与成绩考察(1927—1941年) [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20, 38(1): 115-126. (ZHENG J H, GU Y Q. A critical survey of th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of Nanking(1927-1941) [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20, 38(1): 115-126.)
- [6] 郑锦怀, 顾焯青.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创办历程与成绩考察(1940-1946) [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9(5): 106-112. (ZHENG J H, GU Y Q. Investigation on the history and achievement of the academy of education or library science in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1940-1946) [J]. Lib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2019(5): 106-112.)
- [7] 彭飞.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简史[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7(3): 97-100. (PENG F.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museum science of the National Social Education College[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07(3): 97-100.)
- [8] 吴慰慈. 图书馆学基础[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58. (WU W C. Found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4: 58.)
- [9] 谭祥金. 文献信息学导论[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6: 381. (TAN X J. Introduction to document informatics[M]. Guangzhou: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1996: 381.)
- [10] 郑章飞.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概论[M]. 长沙: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1: 58. (ZHENG Z F.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M]. Changsh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01: 58.)
- [11] 谢灼华. 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 354. (XIE Z H.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libraries[M].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11: 354.)
- [12] 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124. (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M]. Beijing: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4: 124.)
- [13] HARRY C. The university library report for 1914[A]. New Haven: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of Yale University.
- [14] Personnel[J].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1950, 11(4): 382-384.
- [15] 夏承枫. 民国十一年之暑期教育[J]. 新教育, 1923, 6(4): 576-578. (XIA C F. Summer school in 1922[J]. New Education, 1923, 6(4): 576-578.)
- [16] Schedule of course, university summer school[J].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Bulletin, 1922, 6(6): 5-20.
- [17] Minutes of college faculty meeting[A]. New Haven: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of Yale University.
- [18] 谢欢.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历史分期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0, 46(2): 114-125. (XIE H. Periodization of th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20, 46(2): 114-125.)
- [19] 金陵大学附设图书馆学专修科计划[A]. 南京: 南京大学档案馆: 1644. (The plan of the department of library science in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A]. Nanjing: Archives of Nanjing University: 1644.)
- [20] 金陵大学教务会议记录本[A]. 南京: 南京大学档案馆: 235. (Records of teaching affairs meetings of the Uni-

- versity of Nanking[A]. Nanjing:Archives of Nanjing University;235.)
- [21]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consolidated general file[A]. New Haven:Divinity School Library of Yale University;YDS-RG011-0052-1346.
- [22]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鸟瞰[J]. 江苏教育,1932,1(6):152-154. (An introduction of Jiangsu Education College [J]. Jiangsu Education,1932,1(6):152-154.)
- [23] 无锡之图书馆学教学[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9,5(3):32. (Wuxi's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J]. Bulletin of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1929,5(3):32.)
- [24] 白朗克莱普二氏来华 本会在京平各地招待[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8,21(3/4):4-5. (Brown and Clapp visit China[J]. Bulletin of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1948,21(3/4):4-5.)
- [25]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概况[M]. 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1948:2-8. (The sketch of National Social Education College[M]. Suzhou:National Social Education College,1948:2-8.)
- [26] 一九五〇年苏南教育工作基本方案(草稿初稿)[A]. 南京:江苏省档案馆;7014-002-0802. (The plan of south Jiangsu's education work in 1950[A]. Nanjing:Jiangsu Province Archive;7014-002-0802.)
- [27] 苏南文教处教育学院、社教学院合并[A]. 南京:江苏省档案馆;7014-002-0833. (The combination of Jiangsu Education College and National Social Education College[A]. Nanjing:Jiangsu Province Archive;7014-002-0833.)
- [28]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继续教育50周年纪念文集[G].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13-14,206.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Collection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hold by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G]. Beijing:Beijing Library Press,2006:13-14,206.)
- [29] 《南京图书馆志》编写组. 南京图书馆志(1907-1995)[M]. 南京:南京出版社,1996:300. (Compilation Group of *Nanjing Library History*. Nanjing library history(1907-1995)[M]. Nanjing:Nanjing Publishing House,1996:300.)
- [30] 陈乃林. 江苏高等学校图书馆年鉴[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302. (CHEN N L. The year book of Jiangsu academic libraries[M]. Nanjing:Nanjing University Press,1990:302.)
- [31] 张厚生. 东南大学图书情报专业[M]//张白影,荀昌荣,沈继武. 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652-653. (ZHANG H S. Southeast University's LIS education[M]//ZHANG B Y,XUN C R,SHEN J W. The decade of librarianship in China. Changsha:Hunan University Press,1989:652-653.)
- [32] 普通高等学校增设专科专业申请表[A]. 南京:河海大学档案馆;永-630. (Application form for adding majors in universities[A]. Nanjing:Archives of Hohai University;永-630.)
- [33] 马费成,李志元. 新文科背景下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前景[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46(6):4-15. (MA F C,LI Z Y. Future prospec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new liberal arts.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20,46(6):4-15.)

谢欢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与数字人文系主任,副教授。江苏 南京 210023。

(收稿日期:2022-03-13;修回日期:2022-05-14)